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2012.1.18 15

1. 2012.1.18 15

1. 2012.1.18 15

1. 2012.1.18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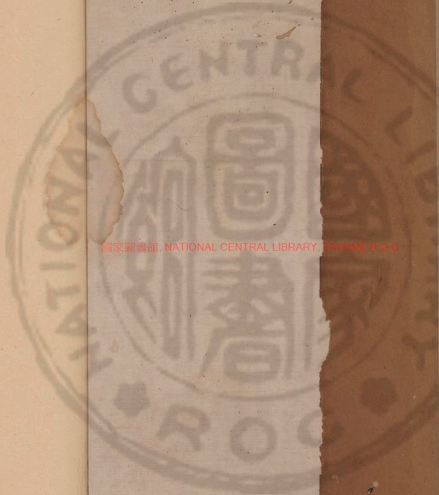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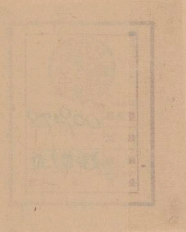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0-1000-10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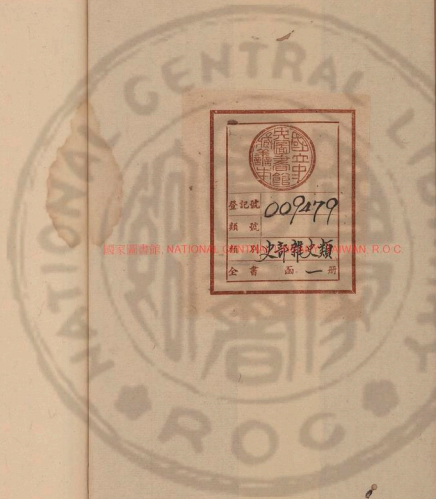
100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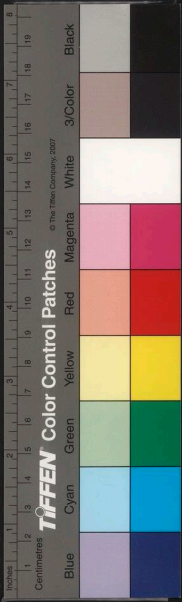


3395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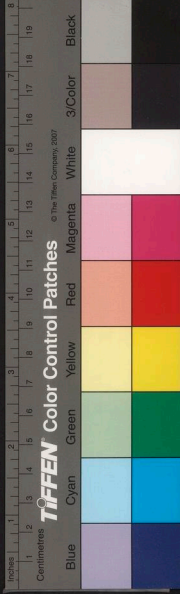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09279
類號	
全書函	一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RADING, 史部雜文類, TAIWAN R.O.C.



附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黑韃事畧

黑韃之國即北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

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其

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思皇帝

今者小名兀窟解其耦僭號者八人僭號曰

其子曰潤端曰潤除曰河西解立為偽太子請漢文書其師馬銀事曰合

刺直元刺直元刺直元刺直元

其相四人曰按只解黑韃人有能解白移刺楚材字晉卿契丹人或稱

仲書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稱將軍共理漢事曰鎮海回回專

尚野定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理回回國事

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為矣粘合重山隨屈木偽  
 太子南侵次年屈死按只解代之粘合重山復為之  
 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鎮海不  
 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即只稱之曰必徹：必  
 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爾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則浙高漸濶出沙井八十里則  
 四望平曠荒蕪際天間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坡阜  
 而已大率皆沙石

其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鶯鷲四月八月常雪風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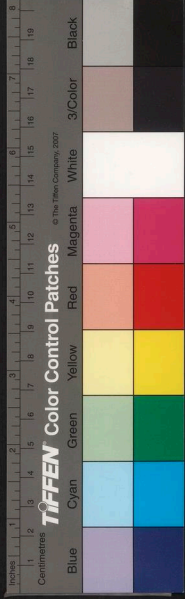
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

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  
 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

無焉

其畜牛犬馬羊橐駝胡羊則毛毼而扇尾漢羊則白骨  
 律橐駝有雙峯者有孤峯者有無峯者



實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  
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

帳即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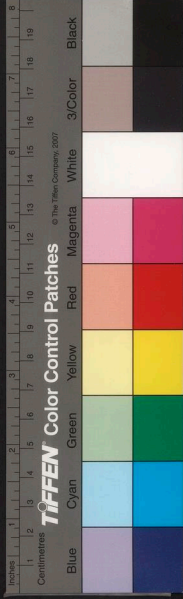
無城壁棟宇就水草無常韃主曰徙帳

以從校獵九偽官屬徙行曰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  
車上室可坐可卧謂之帳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  
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飯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延  
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  
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偽扈衛及偽官屬又次  
之凡韃主獵帳所主皆曰窩裏陀其金帳韃以金數名凡偽

媼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他卷阿負坡阜  
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  
耳

寔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

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  
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  
其製即是草地中大氊帳上下用氊為衣中間用柳  
編為彪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門闌與住皆以金  
裏故名中可容數百人韃主帳中所坐胡床如禪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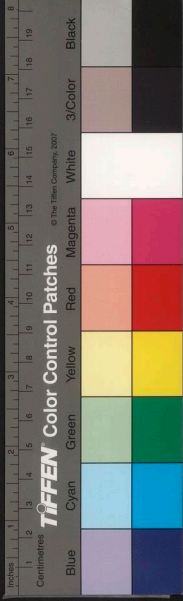




靈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羸人殺牛以食昔靈飲  
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將  
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到不飲則轉以飲丙；飲  
訖酌而酬乙；又未飲而飲丁；如丙禮乙饒飲訖酌  
而酬甲；又序酌以飲丙丁謂之換醜本以防毒後習  
以為常其味盡一而已

其靈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  
濼其水暮沃而夜成盪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  
更深入見羸人所食之盪曰斗盪其色白於雪其狀

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拘櫬然穹廬有二  
樣燕京之制用柳木為骨正如南方架壘可以卷舒  
而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樞皆以犢為  
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用柳木織成硬圈經用犢鞞  
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羸曰黃鼠曰  
頑羊其脊骨曰黃牛其背黃曰野馬如驢曰河源之魚  
地冷可致收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  
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鬻而先食然後食人



大於牙其底平於斗故名斗盞盞之精英者愈北  
其地多醜其草宜馬

其燬草炭

牛馬

其燈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插木以  
為表維以毳索繫以羶羽猶漢免置之智綿亘一二百  
里間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蹙圍攫  
擊焉

虞見其行下韃戶取毛索及羶亦頗以為苦實沿路

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鬣扣之則曰以之為索納之  
窩裏陀為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

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頂故姑

實見其故姑之制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綃金帛項之

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杖包以青羶其向上

人則用

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  
其雞毛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纁毳革新以紵絲金線色以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以下不入領限）。囊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者四方上領則亦是漢人為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間密打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爾又用紅紫帛撚成線橫在腰上謂之腰線蓋欲馬上腰圍緊束突出采艷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之

### 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寔見其自上至下只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稱

如管文書則曰必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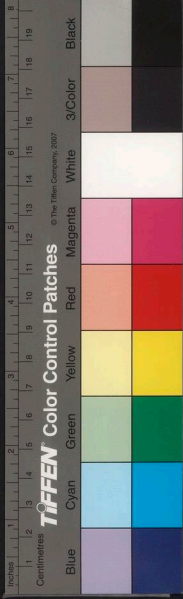
曰火魯赤若宰相即是楚材革自稱為中書相公若

王檄則自稱為榮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撫使入

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為揖左跪以為拜

其寔見其交抱即是廝樓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

如子曰鼠  
年之類

今用六甲輪流

如曰甲子年正月  
一日或三十日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本俗

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為一月

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寔在燕京宣德川見有歷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

刺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

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鬚鬢極黑垂至

膝常縮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為進止

社之前下社之後皆其所忌

見

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蚰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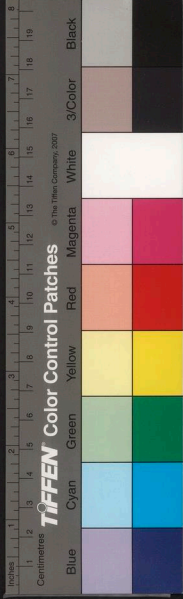
工尺回四字殆兄弟也

寬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

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芝四角且

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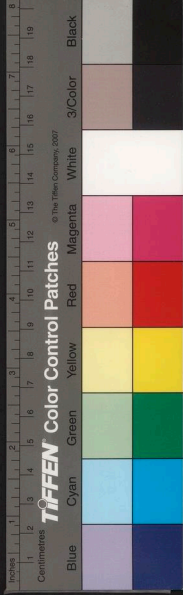
專故言語不左其法說恍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



回：字鎮海王之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以就偏傍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不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却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字及鞑人譯語總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鞑人行打恣作成福討得撒花討得事物喫并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掌

之無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備首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同握鞑柄九四方之事或未有鞑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矣天結善其囊嘗攷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鞑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只鞑主自斷又却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鞑人為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鞑主之前然終無予決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



凶天棄天子一決於此信之甚萬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不占、必再四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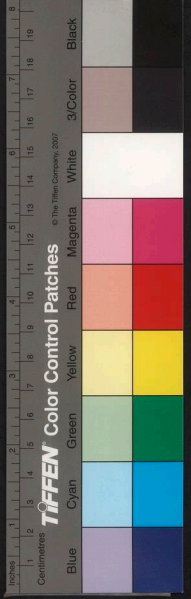
實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鞋王數次燒琵琶以下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即鑽龜也

其常設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着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然其賦歛謂之差發類馬而乳羴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

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蕪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課

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謂借過四、銀買給往來使臣食過數之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畊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綱合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斂者不可勝言

寬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奶為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保免者又有一人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燕中之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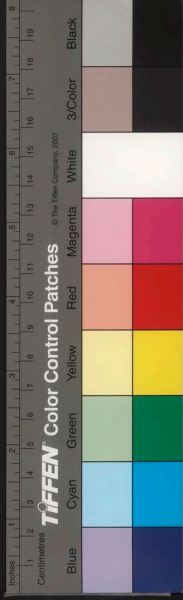
下亦一弊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人逐呼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雖至不得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震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貸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大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綽容誦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

○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斂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雜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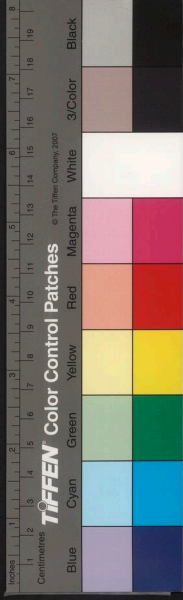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貿選或託夜偷而責償於民

○屢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或自轉竈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



縣民戶大半鞮人止欲紵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  
食之需漢兒及回：等入販入草地鞮人以羊馬倚  
易之鞮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盜只諸亡國之  
人為之回：又以物置兼人之地却遠：卓望絕有  
其人築着急來昏賴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多  
會諸國言語真是了得  
其官稱或僭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倖  
或日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  
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震嘗攷之鞮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諸俸鞮主亦不曉  
官稱之義為何也鞮人止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  
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鞮主許其自打牌上鑄回  
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  
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皆尚稱舊官王  
宣撫家有催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官多有亡  
金朝士既免跋免免賤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憐傷也  
其民戶懸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  
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斲地者遺火而斲草者誅其家拾遺者  
履闕者箠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  
口鼻之吻者罪其心之不吉軸毳簾而外者責其係韉  
主之頸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  
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謂之斷後  
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後返  
電見韃人每聞雷電必掩耳屈身至地若禪避狀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為當然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告  
戒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

寒艱苦者謂之解解者不好故其國平時無賞唯用兵  
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毳陷城則縱其擄掠  
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蓋前者挿箭於門  
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不殺則罰充  
八都魯軍猶漢之或三次四次然後免其罪之至輕者  
沒其資之半

實見其一法最好說悅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乙  
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產畜



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按至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予  
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胃烏韃語不好  
撒花者漢語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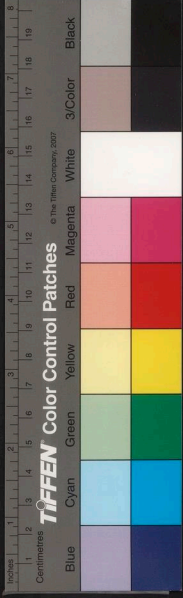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  
索維之鞞俾手所有執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箭  
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  
在跂者八九而在髀者三疾如颺至勁如山壓左旋右  
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鞞而已  
其步射則八字立脚步潤而脛蹲故能力而穿札

覓見韃韃者婆在野地生子絕畢用羊毛指抹使用  
羊皮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五尺潤一尺者婆徑挾  
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屢青草始肥壯者四齒則扇故  
潤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冬歲月不扇則牙  
是耳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錙薄而怯石者葉以鐵或以  
板謂之腳蓋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  
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利  
赤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實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馬  
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空之  
繫於帳房左右咬以苜蓿少水草經月後臙落而實騎  
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  
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臙而  
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馬多病也其壯  
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餘者都扇了所以  
無不強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曾扇專管騾馬羣不  
入扇馬隊扇馬騾馬各自為羣隊也凡馬多是四五  
百匹為羣隊只兩兀刺赤管手執雞心鐵槌以當鞭  
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  
環立於主人帳房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  
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子而自來飲足而  
去次者復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表揮鐵槌俯首駢  
足無或敢亂最為整齊其騾馬羣每移刺馬一匹管  
騾馬五六十匹騾馬出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  
他羣移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  
擊而有別尤為可觀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暨而後平故折旋而轉不傷鞍圍故足中立而不偏底潤故靴易入綴鞮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斷爛潤不踰一寸長不速四摠故立馬轉身之順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騎五十騎謂之一糾都曲切即武酋健奴自鳩為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軍襄攻河西女真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實往來草地未嘗見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人騎

一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馬自隨常以準備緩急無者亦須一二匹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革六有頑羊角弓角面連

尺三有響箭即鳴鏑也有馳骨箭有批釘箭刻木以為括落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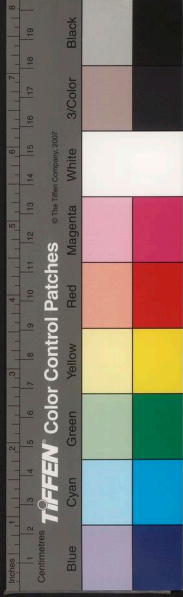
以為翎有環刀效回：樣輕停而犀利靴小而扁故運

掉也易有長短槍刃板如鑿故着物不滑可穿重札有

旁牌以革編篠否則以柳潤三十寸而長則倍於潤之

半有團牌特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為破敵之用有鐵

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有拐子木牌為攻



城避砲之具每大前頭項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不以  
許常樓常偃允過督戰纒舒即卷攻城則有砲不有棚  
棚有網索以為挽索者之蔽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  
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一而足論其長技弓矢為  
第一環刀次之

靈嘗攷之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  
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  
為鞍喬鞞以羊皮韉亦剝木為之箭鏃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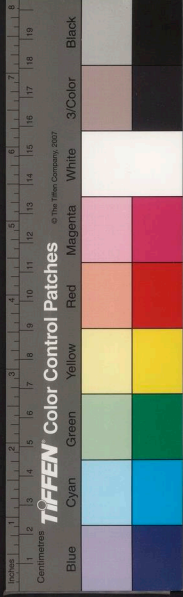
來減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

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減金虜

備

其軍糧羊與泔馬手檢其乳曰泔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食  
夜則聚之以泔貯以草器頤洞數宿味微酸始可飲謂  
之馬奶子纒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於敵是  
也

靈嘗見其日中泔馬奶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與  
夜泔之法之先令駒子吸教乳路來却趕了駒子入  
自用手泔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澶之尋常人只



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奶色清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味濁酸而羶者大不同名曰黑馬奶益清則似黑問之則云其實澆了七八日澆多則愈清清則氣不羶只此一次得飲他處更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緣得多耳四：國貢來

其行軍嘗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遠探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可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而報如大勢軍馬併力蠟奮則先燒琵琶次擇一人以統諸部

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外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未落赤分番警地

唯前而無軍營

帳之左右與大帳後諸部軍馬



各歸頭項以序而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  
留二馬以便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夜號  
一營自警則旁營倚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不動也  
唯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以  
代夜邏傳漢軍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具火謂  
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  
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勢  
窺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觀左右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  
繞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全藉前鋒  
在草當先例十之三九遇敵陣則三：五：四五斷不  
簇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亦分敵合  
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  
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  
視馬簷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為號自通  
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其極寒  
無雪則磨石而禱人



實見韃人行軍只是一箇不規是蠻逼而已彼亦是  
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吃虧所以胆  
愈壯而敢無狀也韃人糧食固只是羊馬隨行不用  
運餉然一軍寧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  
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米  
吃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  
道也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  
交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絕動則不論衆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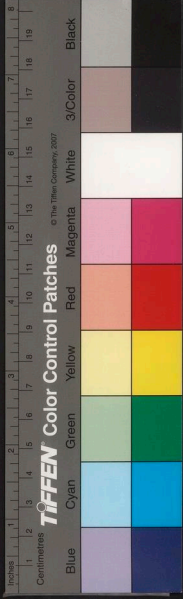
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  
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  
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生者一聲  
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圍  
牌下馬步則一步中鏑則兩旁必潰則必亂從亂疾  
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擊敵或堅  
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生攪敵陣鮮有  
不敗敵或森戟外列巨馬絕其奔突則環騎踈哨時發  
一矢使敵勞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





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  
 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上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  
 兵衆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  
 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總交鋒佯北而走詭棄鎗重  
 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遂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全  
 沒或因真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  
 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遁逸其敗則四  
 散逃走追之不及  
 其運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武木真即威吉思死後  
 其軍馬兀窰解

之母今偽太子拙職已殺偽太子茶合解見出成偽  
自謂之三太子兀窰解即今偽四太子馳竊自河南歸病死以  
 子武沒哥窰真聖大王乃武沒真弟按只解武沒真  
窰解撥都馬武沒真白廝馬一名白廝上四人並武沒真  
之弟暮花里國王黑鞋人刀博窰之祖也純武郡王黑鞋  
前大蕭夫人契丹人專管阿海契丹人元秃花即阿海之弟  
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哥劉伯林漢人中第兵數多寡  
 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妻而數子昔稀令稠則  
 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知其幾老酋宿將死者



過半曩與金虜交兵關河之間如速不斛武沒斛塔察  
兒今名按察兒却尚無恙然戰爭不休則續能兵者八  
似不之

實見其俗一夫有數妻或百餘妻一妻之富產至  
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  
者今韃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黑韃人少鬚胡故多  
必貴也寔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出帳外射  
弓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射畢即入金  
帳

其頭項分戍則寔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  
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八人  
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戶之數

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實之在鄂州今東平府是也則有山東之

兵史天翼三即史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之

在滿城保州屬縣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林之子之在天城西京屬縣

則有燕蓟山後之兵他雖有領衆者俱不若此四人兵  
數之多事力之強也如遼東河西回諸國之兵又在

漢萬戶之外



實實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輻重及老小畜產盡

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云此

皆韃人調往征回國三年在道令之年十三四歲

者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勝兵回諸種盡已臣服

獨此一種回正在西川後門相對其國之城三百

里出產甚富地煖產五穀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

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數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其殘唐諸國已破而無爭者東南白韃金虜真女西北曰

柰蠻或曰滿曰烏鴿曰速里曰撒里達曰抗里國名正北

曰達塔達即兀魯之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而未竟者

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大真國厥相王賢佐年餘九十

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奴曰那海益律于即狗國也男

而乳有毛走可及奔馬女子西面曰勝攻之而不能勝西南曰斛速益律于水也

木波西番部西北曰克鼻樹回統之種初順韃後叛

去阻水相抗忒沒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

善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解鎮守

且把殘金絕了然後理會癸巳年茶合解嘗為其太子

所劫曰脛篤黑回兩賣水以其地不為國正北曰呷辣紹一名契丹



即一名大丹或削其國或俘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水  
韃韃木皮皆可置而不閉唯克鼻稍一國稍武餘燼不  
撲則有燎原之憂此韃人所必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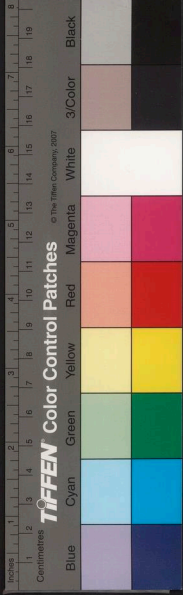
大寶見王檄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其  
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  
敢適人成吉思既滅其國先齎國師國師者比丘僧  
也其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  
嗣立兀密解舍哀云金國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  
我思量鳳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

來遂自西川逆遷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裏竟  
滅金國蓋韃人專求馬蹄寶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  
材說與大使你憇只恃着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  
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其從軍而死也馳其尸以歸否則罄其資橐而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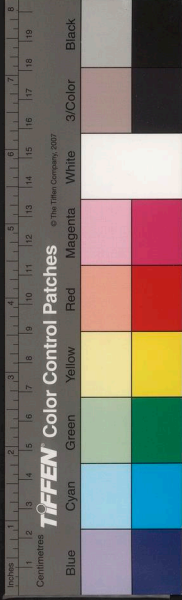
覓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其主屍首以歸  
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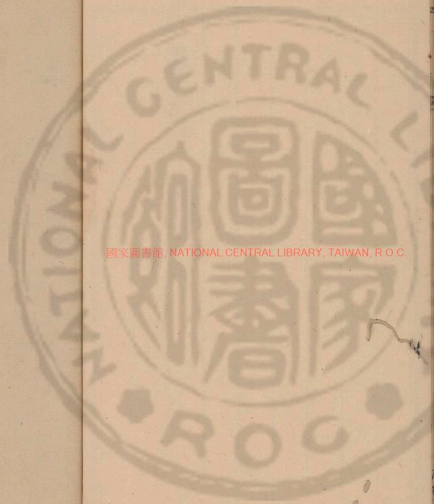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挿久  
以為垣湖踰三邏騎以為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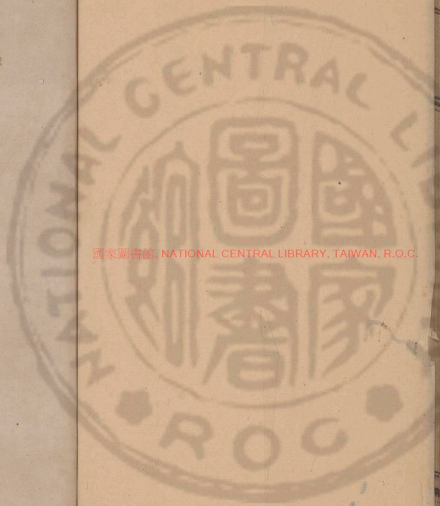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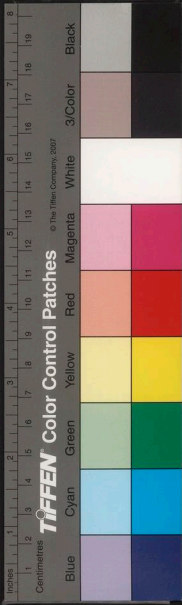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